

文史資料選輯

內部資料 妥為保存

第十期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
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

編輯說明

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，供領導審閱以及工作組工作上的參考，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。選輯所收史料大部分系提供人亲身活动和見聞，凭記憶所及和依据一定資料追記而成。由于各人条件的局限性，所述史料不尽詳实，观点可能不尽正确，仅作內部參考，請勿外傳。

二、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，文字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的都将斟酌选入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。

四、本選輯对來稿可加以选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- 蔭昌督師南下与南北議和 馮耿光 (1)
- 辛亥前后我所親歷的大事 唐在礼 (27)
- 辛亥年宁波是如此光复的 魏伯桢 (57)
- 宁波光复的一鱗半爪 烏崖琴 (79)
- 黎元洪的一段故事 黄 花 (84)
- 辛亥当年有关袁世凱的几件事 汪彭年 (86)
- 清末新軍第九鎮編練情况 張斯舉 (88)

廕昌督師南下与南北議和

馮耿光述^① 戚叔玉記

廕昌督師赴鄂

宣統三年八月初旬（一九一一年九月^②下旬）清廷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在直隸省永平縣舉行大操，當時亦稱之為“灤州秋操”。“欽命”軍諮大臣貝勒載濤為秋操閱兵大臣，親臨操地，總監兩軍。

當時軍諮府的軍諮大臣貝勒載濤和各高級官員等都前往操地去了，軍諮大臣貝勒毓朗留守京師。我却因被派為外賓接待處的處長，須要偕同各國使館駐京武官前往操地，所以還要在北京等幾天才能出發。

八月二十日（十月十一日）早晨，忽然接到軍諮府秘書科科長的電話，說：“接到湖北的電報，昨晚九時武昌兵變。湖廣總督瑞澂和提督兼第八鎮統制張彪都已棄城逃往漢口。”我就回問他：“灤州濤貝勒處去過電報沒有？有沒有打電話給朗貝勒？”他說：“電報、電話都已打過，朗貝勒就要到衙門來了”。我立即乘車到西城西長安街軍諮府去。

進門不久，毓朗也到了，我就問他：“您看這件事我們應該怎麼辦？”我提問以後，看他的神色好象是對這件事還

沒有拿定主意，遲疑了一會兒才說：“這是內閣的事，我們不用管，還是託內閣去辦吧”。我當時覺得很奇怪，調遣軍隊的大權，是我們軍諮府和內閣所應該爭執的問題，豈肯多託。但是今天却為什麼反而推出不管了呢？正在這個時候，庆王府有電話來，說：“請朗貝勒立即前往開會。”毓朗就要走，我問他：“您到王府去開會，倘若問起您來，您預備怎麼回答呢？”他說：“我還是听候王爺的意見。”

毓朗走后，我心里很不以為然。這麼重要的事，怎麼這樣不負責呢！當時府里的空氣雖然很沉寂，但是我心里却很焦躁。湖北、灤州等地既沒有什麼電報來，府里也沒有什麼事做。等了一個多鐘頭，毓朗回來了。我急忙問他：“到底怎麼樣？”他說：“庆王的意思要派陸軍大臣廕昌到湖北去督師”。我問：“帶哪些隊伍去呢？”他說：“還是等溥貝勒回來再決定吧”。如此，又等了一個多鐘頭才接到載濤从灤州拍來的一封信，說他就要回京，一切事都等他回來再決定。

夜里十點多鐘，鐵路局揀來電話，說：“溥貝勒的專車就要到了”，當時衙門里部曹一空，我就一個人立刻到站里去迎接。到了車站，不久專車就進了站。只見載濤僅僅帶了几个高級人員回來，行裝也很簡單。再看那列專車，只有一個火車頭挂着兩輛客車。我很納悶，因此我隨口問載濤：“為什麼您的專車這樣簡單？”他說：“情形緊急，我們几个人是从操地上騎着飛馬赶到車站的。到了車站以後，仅仅

找到一个车头两辆客车，来的时候连路籤也没有来得及办，就冒着险开出来了”。载涛尽管这样说，但他还是做出精神抖擞，很鎮靜的样子，下車以后就对我们說：“到我府里来吧”。我就和跟他同来的李經迈、良弼、哈汉章等几个人，到載涛家里去了。

落座以后，我就向載涛說：“听说上头已有意要派蔭午樓前往湖北督师了。”載涛就随手把地图拿出来看着說：“現在的兵力，已經都开到灤州去了。从灤州到武昌有很长的路綫，調兵遣将可就很費事”。他象很着急的样子，又自己咕念着說：“別处又无兵可派”。

后来我听说，武昌失陷以后，內閣集議，一致主剿，并主张由陆军大臣蔭昌督率陆军两鎮赴鄂剿办。但拟議的时候，协理那桐說：“武昌兵变是一隅之蠢动，何必陆军大臣亲临督剿呢？”因此才再行考虑。当时也頗有人主张“从河南和京畿附近調派旧防軍去应变，总比从灤州調派开拔近一些，快一些”。却不料庆王奕劻对于載涛，久存戒心，惟恐載涛趁武昌起义調拨軍队的机会利用禁卫軍来对付自己。所以奕劻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，首先把姜桂題的武卫軍調到城里，分駐在九門要津和庆王府的周围，进行了切实的防范。这说明在当时不但民族之間、党派之間（主要的是宗社党、立宪派、北洋派、革命党）的相互斗争很激烈，就是滿清皇朝亲貴內部的互相疑忌也很深刻，所以載涛当晚的自言自语也自有他难言之隱。

載濤說完這話，隨着就拟了几道旨意，总是准备在第二天应用的。等了一会儿，他說：“好吧，夜深了，我們休息一会，明天早晨朝房里見面吧！”当天我們都是穿着軍服出來的，所以載濤說完這話，我們就各自告辭回寓，調換冠服。雖說是“回去休息一会”，实际上誰也來不及睡覺了。

那時攝政王在南海辦公，軍諮處雖然已經改組為軍諮府，掌握軍政大權的軍機處改為內閣了，但人們都沒有改口，仍舊稱為“軍機處”。“軍機處”就在西苑門內，近門口靠左手的三間小房子里。“軍機處”旁邊有個候旨室，是前軍機處撥給軍諮府的。

第二天（十月十二日），天剛亮，我們就不約而同地聚齊在候旨室里。大家坐坐談談。不多時就有人傳話，說庆王奕劻、徐世昌、那桐已經到了，請載濤過去談話。載濤去了不到半個鐘頭，隨着就回來了。他說：“王爺已經決定了，由蔭昌督師，抽調灤州兩鎮向武漢出發”。他沉了一會兒，又說：“洵貝勒要調海軍提督薩鎮冰，抽調海軍的“四海③駛進長江，以壯聲勢。”大家听了以後，頗為驚異，認為載洵這樣提无非是表示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自己不要落后，但他却未曾慮到海軍親只在江面作戰行駛，因吃水很深，不大靈活。調進長江，深入武漢助威，無補于大事，一旦失利，損失可就不小。況萬一沿海有事，則又將用什么力量來鎮壓呢？我的看法也是如此，但我又想，這一決定既是載洵完全為個人面子出發，又出自載濤之口，想事已成局，何必多話

自找麻煩，諒來就是我有所表示，他們也未必採納，因此，我雖然左右思考，話到唇邊，却始終未談。

載濤的話還未說完，只見廕昌走進來了。他是身穿袍褂，腳下却登着一雙長統的軍用皮靴。他不僅打扮得很奇特，而且走上來時，十足地擺出了一副三花臉的姿態，實在使在座的人們有些忍俊不禁。他平時雖然一貫如此，但在這樣的緊張局面之下，他竟還是“故我依然”，却是人們所料想不到的。

當時在座的人們忍住了笑口，向他“恭喜”，說：“有旨命您督師到湖北去。”廕昌隨着就有聲有色地說：“我一個人的馬也沒有，讓我到湖北去督師，我倒是去用拳打呀，還是用腳踢呀？”在座的人看到這種情形，覺得一位掌握全國兵馬的陸軍大臣，這樣的行動未免荒唐兒戲。我看到當時的情況，認為他這樣輕率，担当湖北督師的重任，恐怕要貽誤前綫軍機的。

這時就聽到里面叫廕昌，廕昌就到隔壁內閣去了。繼而又聽到蘇拉^④的聲音傳叫說：“叫廕昌！”這樣直呼其名，我們就知道這是攝政王召見廕昌了。

這后，我看到宮門抄才知道當天上諭：“湖廣總督瑞澂，毫無防范，禍發失城。辜恩溺職，罪無可逭。應即行革職，帶罪圖功。着暫署湖廣總督，以觀後效，并着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，海軍部加派兵輪，即日赴援，陸軍大臣廕昌迅即督兵赴鄂，節制調遣前防各軍”。

听说武昌兵变瑞澂逃走的电报到京以后，庆王是主张从严究办的。当时就查閱以前封疆大臣弃城逃走处分的成案，拟旨将瑞澂交法部惩办。誰知瑞澂与鎮国公載澤和隆裕太后都是近亲，載澤就在事先运动隆裕太后，由隆裕从中示意，才改为革职戴罪图功。載澤和瑞澂是儿女亲家，案来遇事相互袒护，这次載澤通过隆裕的关系为瑞澂缓颊，庆王也只好依了他。想不到瑞澂偏不爭气，后来竟潜赴九江轉逃上海。所以到九月初八那天还是下了一道上諭：“着两江总督张人駿迅即派員将瑞澂解解来京，交法部严訊治罪。”我当时认为未能重办瑞澂，为其后地方大員开了一条恶例，因之弃城逃走的屢見不鮮，若早把瑞澂治罪，情形或当不同。

起用袁世凱

九月二十三日（十月十四日），听说已經下詔起用袁世凱为湖广总督了。这事并非偶然，武昌起义以后，清廷的王、公、大臣們自攝政王載灃、庆王奕劻而下都沒有应变的大才，都拿不出处理軍政的上策。而奕劻、那桐、徐世昌、袁世凱在西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，共同参与軍政机宜，利害相关已非一日。所以在袁被罢斥以后，同情袁的处境，希望袁能有“出山”的一天，恢复他們旧日的声势，也是情理的自然。听说自袁到彰德以后，奕劻和袁本有私电往返，武昌事起后往返就更頻繁了，并且曾派員去彰德面商大計。当时

他們認為只有袁出來才能應付那突然的變化，而當時也是引袁出口的好機會。因此，就在二十三日由奕劻向載灃提出起用袁世凱的意見，但載灃並不表示態度。奕劻說：“當前這種局面，我想不出好辦法。以袁世凱的識見、氣魄，加上他一手督辦的北洋軍隊，如果調度得法，一面剿，一面安撫，確實有挽回大局的希望。不過這件事要辦就辦，若猶豫遲延，就怕民軍的局面再一擴大，就更難收拾了。而且，外交民巷也有‘非袁出來不能收拾大局’的傳說”。當時那桐、徐世昌從旁附和，但載灃是反對這個意見的，不過針對局勢他却拿不出什麼辦法。載灃同隆裕商量，隆裕也束手無策，考慮了些時候，也只好姑且答應了，但是他要奕劻保證袁“沒有別的問題”。這樣就在當天“上諭”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，“督辦剿撫事宜”。因為奕劻和袁密商大局的時候，袁主張不完全訴之于兵力，應當一面剿、一面撫，“督辦剿撫”還是採取袁的主張。

但是我們當時談起這事，總認為清廷起用袁世凱是萬不得已的，並且不是一件好事。因為誰都認得袁是一個奸雄，多年來背地里都叫他“活曹操”，何況戊戌政變袁和帝黨已經結下了怨恨，所以宣統改元、載灃攝政以後，也不過一個月的光景，清廷就以“足疾”為名，罷斥了袁世凱，奪下了他全部的兵權。這樣，袁就被迫回籍，養晦三年。但他雄梟不馴，力圖東山再起。在北京有奕劻、廕昌、徐世昌、趙秉鈞都還是軍政當道，他的大兒子也未離京，各省大員很多是

袁的亲信、故旧，北洋六鎮虽然归到陆军部直接节制，但官兵們心多向袁，他对这些关系还是保持得很密切。在他退居的所在，居然設有电报处；退职的大員私設电报处，与外地直接諜报往返，也只有他敢于这样做。所以袁那时虽是五十岁的人，已經須发皆白了。我想他在那漫长的失势退居养病迨上的时期中，外表上作出一派散淡瀟洒，骨子里却积极准备抓住时机重登政治舞台，但也未尝不担心頂上的脑袋說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人替他搬个家。有人說他“难得一夜高枕安眠”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当袁世凱被起用的时候，他并不立即赴任是有他的道理的，首先是他要确保自己的安全，其次他默定湖广总督，无形中等于廢昌的副手，是不能满意的。所以他用“足疾未痊”奏辞了任命。这样倒弄得奕劻莫名其妙，他想，当初既是照袁的授意提出保荐的，为什么任命以后，袁又奏辞呢？为了深明底蘊，他就遣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（十月二十日）特意到彰德去和袁进行了密談。誰知袁竟提出就职的六大条件，总的來說，就是組織責任內閣；授以指揮前方軍事和剿撫的全权；保証餉糈供应。实在这时候袁已暗中授意北洋將領按兵不进，不听廢昌的調遣，又把自己的周圍安排得安全无矢，估計到这时候清廷既无可用之兵，也不能把他怎样，就大胆地提出了交換条件。

那时全国各地的局势发展得很快，湖南、陝西、江西各省新軍相繼起义。袁就趁这机会大事遣將調兵，奏請清廷命他的亲信王士珍襄办湖北軍务，馮国璋迅赴彰德籌商一切，

署江北提督段祺瑞刻日赴鄂。紧跟着他就請命馮国璋为第一軍总統，段祺瑞为第二軍总統。这样一摆布，前防就都落在袁世凱的掌握之中了。

九月初六日（十月二十七）清廷就召回了廕昌，授袁世凱为欽差大臣，督办湖北剿撫事宜，并把調往湖北的全部軍隊的节制大权交給袁世凱了。

本来八月廿一日命廕昌督师赴鄂，廿三日就起用了袁世凱，相隔只有两天。因为袁世凱久存异志，在練兵的时候，籠絡軍心，軍隊方面是一向只知有他，不知有清廷的，所以廕昌督师，自知勉强，受命以后，在調遣上果然发生了困难，而袁世凱則一經起用，不出十天功夫，就把前防布置就緒。相形之下，廕昌在鄂已成贅物，就由清廷以“陸軍大臣廕昌部务繁重，勢难在外久留”的措辞，命他把前防兵队即交馮国璋統率，“俟袁世凱到后，廕昌再行回京。”

但是袁世凱到这时候，还是深居彰德，注視动静。接着山西宣告了独立；云南、江西新軍也起义了。就在九月十一日（十一月一日）那天，“海軍四海”中的三海——海琛、海容、海筹，一齐反正。眼看着“半壁江山已去”，清廷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把半年来蒞任內閣总理大臣以后，屡次奏請辞职的奕劻換掉，授命袁世凱为內閣总理大臣。这样，軍政大权就全操之于袁世凱一人之手，袁既已把前防安排得妥当了，这才由彰德南下視师。

他在南下以后的几天中，就大刀闊斧地改編了軍統。首

先裁撤了原由貝勒載濤督率，以禁衛軍為主，駐守近畿的第三軍，把近畿和海防一帶的駐軍編配成為第二軍，湖北前防兵力編為第一軍。立即奏請清廷“因京畿地方重要改派馮國璋為第二軍總統兼統禁衛軍，以資拱衛”；“命署湖廣總督段祺瑞就近兼統第一軍，庶足內外并顧，各專責成”。馮國璋督師到鄂後，不久就將漢口、漢陽從民軍手中奪回，武漢大局為之一變。

從袁世凱被起用到這時候是整整對頭一個月。他潛心運籌，不僅把被清廷罷斥以來奪去的兵權全部取回。而且連帝黨經營的禁衛軍也攪到他的掌握之中。里里外外安排得“四平八穩”之後，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，他才慢條斯理地正式進京就任了，袁世凱的處心積慮是多麼深刻！

袁世凱到京以後，就把軍諮府“當然地”納入內閣中，軍諮府從此名存實亡了。

南 北 議 和

袁世凱在武昌起義以後，要想趁機巧借民黨的力量推翻滿清，而圖獲得獨攬全國軍政的大總統地位，確已不是一朝一夕了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他曾早在“出山”之前就策劃着剿、撫、和三着并用的策略。他的行動也是一直跟着他的策略走的，在九月初，一面開始用兵力壓制民軍，一面就派出私人代表到武昌去試探聯系。只因那時“民軍氣焰方張”，不得要領而還。但他從此由非公開而公開地派人進行聯絡試

探是仍然繼續的，并且托出外国使領來从中緩頰促進，具見袁利用和議解決當時局面、達成自己的目的，是用尽心力的。

，与这同时，外面还裏传“要改变国体了”。有的說：“君主立宪”，有的說：“民主共和”，还有一說是：“君主共和”，內容不一。

九月初馮國璋督師南下以后，就将汉口、汉阳从民軍手中夺回。这样就更便于与黎元洪进行接洽，并从接洽中漸知民軍有“就范”意思。后来簡直同意停战、在武昌召集議和的會議。正在双方会商的时候，民軍把南京夺去，这就使沪、鄂之間的交通发生困难，改定在上海开議的傳說就日漸証实，南北議和就有了眉目。

十月中旬，袁派唐紹儀为全权代表与民軍議和。当时，决定由京汉鐵路搭車南下。代表出发之前，有一天，我接到內閣总理衙門的公函，是袁世凱召我到他私邸参加會議。經我打听，軍諮府的同僚中并没有接到同样簡帖的，不知为了何事。到袁邸后才知我已被派为参加南北和議的北方分代表。当时規定北方的全国代表共二十人，系按全国二十行省，每省一額推定的。

当日在錫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坐着的除了二十位代表（当时未必到齐）以外，还有些秘书、隨員等。其中熟人很多，年紀最长的是陈宝琛（伯潜），他是福建閩侯人，曾任山西巡撫，是新近奉召回京的。不多时，袁就穿着

便服出来：見到陈很客气地說：“这番和議是朝廷的大事，所以請老世叔出来，”并希望他“为国宣勞。”陈則謙遜了几句：“近来岁数大了些，身体也不很好，还是請严又陵（复）去，要好得多了。”袁又和陈談了几句，就轉向各代表作了个簡單的談話。内容是主张君主立宪，首先表示了他“忠君愛國，一心社稷朝廷为念”的心意，接着就提出了“南方的民党很猖狂，我們总要想出确保社稷的万全之策。”还故意动問：“諸位想想到底采用什么国体最为恰当，”他强调說：“我是主张現在实行君主立宪最为恰当，将来國民程度漸漸开通，懂得共和的真諦，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。”他又提到“为此請各位代表南下議和，并請少川⑤为总代表，杏城⑥为副总代表。”这样他談了約有三刻钟。后来还客气了一句：“众位代表有什么意見，請发表发表，茲事体大，請发表发表好了。”大家意見虽多，但因当时那种場合和他那样說法，誰还敢提什么意見。况且代表中北方人居多，即有南人，也是在他手下任事多年的，都点头示意附和其說，沒有一人发言。但在座的代表們却有个几乎共同的心理，認為“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况我輩乎？”我們就一齐告辞退出了。后来庶务处送来每人一张大清銀行的支票，銀額二百兩，作为旅費。当时清室动搖，市面上已經不大相信銀兩，因此現洋的兌率高得多了。記得二百兩銀子原可換到280元，当时我們只換到230元。

議和的地点，黎元洪和“鄂派”的不少人都主张在武昌。

十月中民軍既已占領南京，又由武昌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，所以後來又決定改在南京開議。其時津浦鐵路尚未通車，我們就搭京漢車先到漢口。十月十九日到達漢口以後，就分住在各棧房。在商量決定會見黎元洪的時候，唐總代表說：“我們人數較多，不必一齊前往。”遂決定由唐偕同几位代表渡江見黎，我未同去。他們走后，我就獨自到漢口大智門車站前敵司令部去找馮國璋。沿路上看到北方軍隊得勝以後指手划腳、高談闊論，形形色色的囂張樣子。我心里既為得勝而高興，又有些看不過去。

到達以後，才知司令部就設在大智門車站的火車上，因此甚為簡陋。使我最看不過的是就在司令部所在的車廂門口，人糞堆積有二尺多高，我想真是豈有此理！我見到馮，來不及談這些閑事，寒暄以後寥寥談了幾句，我就問：“軍事情形如何？”他笑着說：“我派個參謀陪你同到漢陽龜山頂上，領略一下武昌、蛇山的形勢，回來我們再談，你看如何？”我說：“我看也好。”就請他代我借了一匹馬，同着一位參謀官兩個隨員，帶着望遠鏡同到漢陽龜山頂上眺望武昌、蛇山。當那初冬天氣，遙見武昌頽垣斷壁、瓦礫塞途，昔日鬧市，今已成墟。路上不見行人，城內很少可以容身之處，顯見很是空虛。再掠看蛇山周近，自巔至麓只見寥寥几縷炊烟，荒涼沉寂，杳然不見人踪。那位同學參謀官指着說：“您看前面的高崗，黎元洪的軍隊就躲在那個崗后的山坡下邊，並沒有多少人馬，也不見他們出現；即以紅船⑦而

論，現在南岸一條也沒有了，都已被我們調集到北岸來了。”

我們看了半天，就仍回司令部見馮，馮說：“你都看見了吧，民軍敗退以後都已向上游四散，武昌民軍寥寥無幾，我軍又將兩岸大小紅船全部調集北岸，長江隨時可渡，武昌唾手可得。如要議和，我看最好趁我先克復了武昌，三鎮在握，再同他們城下議和，豈非必操勝算！此種情況，我已屢次電告宮保，宮保却對此事始終沒有答應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，我真揣摸不透。老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我離京的時候，儘管袁世凱矢口高唱“忠君愛國，主張君主立憲”，“如不幸局勢有變，必當捐軀圖報”等語，而我們卻料定“袁項城一定要推翻滿清”。馮當時問我，我確很難對馮直說，怕的是軍前流露，担着“感動眾心”的過失。因此我只好含糊其詞地告訴他：“北京流言很多，我們也不大有數目，恐怕宮保也有他的心事，日子長了總會明白的。”始終未敢明白點穿。

當晚我就乘武昌政府代包的‘洞庭’——一條約有七、八百噸的上游小江輪，順流東下。同行的除了代表以外，尚有顧問、秘書等共約四十餘人。在船上忽然發現一位美少年，大家很覺得詫異，我倒看着有些面熟，又想不起什麼地方見過。後來經人介紹，才知就是名赫一時，謀炸攝政王載灃的汪兆銘。此人我和他同縣、同庚。在我十七歲的那年，曾同他在家乡番禺縣應童子試，彼此會過面。當時他很醜陋，面如敷粉，背後拖着個扎着大紅辮繩的緊長發辮，動止嫵雅，狀若